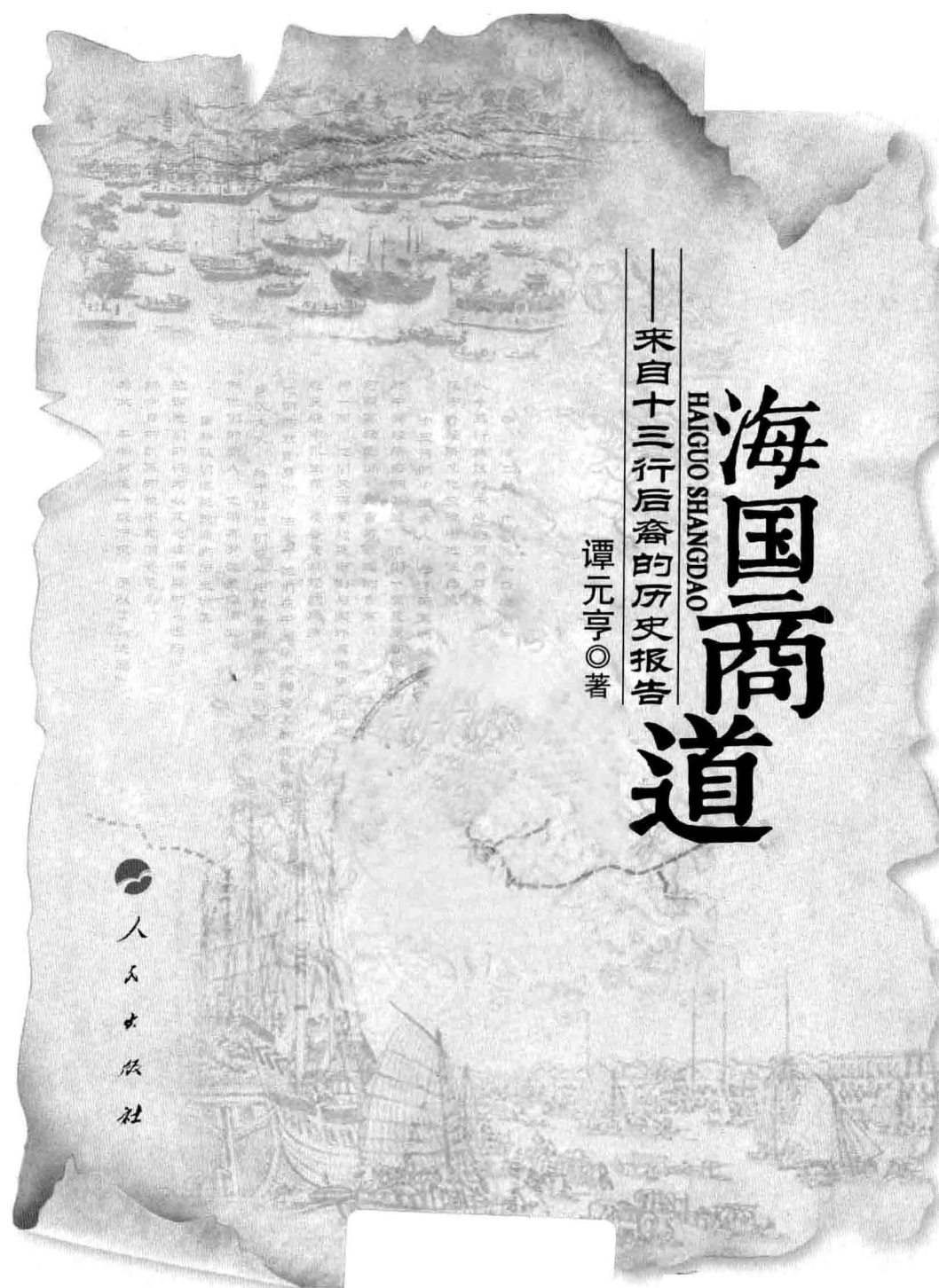




海国商道

HAIGUO SHANGDAO

——来自十三行后裔的历史报告

谭元亨◎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策划编辑:张文勇
责任编辑:郭 倩 何 奎
封面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国商道:来自十三行后裔的历史报告/谭元亨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

ISBN 978-7-01-013171-9

I. ①海… II. ①谭… III. ①十三行—研究 IV. ①F75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5699 号

海 国 商 道

HAIGUO SHANGDAO

——来自十三行后裔的历史报告

谭元亨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9.75

字数:425 千字

ISBN 978-7-01-013171-9 定价:6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曲

其实，真正被称为“珠江”的，只是流近广州，直至入海口的一段。在那之前，则是西江、北江、东江，它们分别来自云南、湖南及江西的崇山峻岭，自带有莽原大川的豪气，急流直下，一泻千里，冲出偌大一个珠江三角洲，更拓开一个巨型的喇叭口——珠江两岸，即便是广州一线，在唐宋年间，都是彼此看不见的。珠江水量之大，在神州大地，仅次于浩浩长江。约100年前，有名的“乙卯大水”，使得整个珠江三角洲，差点又回到几万年前的古海湾情状，只余下孤零零露出水面的岛屿与礁石——这些，在平日，却有山峰之称，如顺峰山、锦屏山。在广州，珠江的北岸与南岸，也几乎都相互见不到了，唯有浩淼无垠的大水。北岸，更退到了当年达摩舍筏登岸的地方，那可是南北朝时期。珠江水，不羁的江水，狂傲的江水，年年岁岁，应和着顶托的南海大潮，让人类感受其掀天覆地的膂力。人称“黄河之水天上来”，那么，珠江更是“九天银汉手中挽”，气吞天地。难怪人称黄河人厚重、粗犷，而珠江人也一般大气、豪放，没有江南的阴柔、妩媚之弱不禁风。

然而，珠江不是黄河。珠江面对的是浩浩荡荡的南海，而非高山大岭的中原。珠江人的豪爽，分明又带有大海的长风的骀荡，还有扬帆千里的快畅……噢，要细细分说，恐非三五万字下不来，不妨引上几句林语堂的

评述：他们是“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寥寥几句，活灵活现，不说惟妙惟肖，也八九不离十吧，况且，用文学语言表述，不刻板、不落套，这算是最为精彩的。

其实，这里的人，把凡有水的地方，都称之为“海”。连河堤，也都叫做“海皮”。海，成了他们文化的最深厚的底色，并自豪地认为自身就“有海国超迈之意量”。他们很阳光，个个都称得上“阳光少年”，甚至在世界上，都有这么一句话“太阳在粤人社会上永远不落”（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Cantonese community）。一代文化大师梁启超也称：“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试一观海，忽觉趋然万累之表，而行思想，皆得无限自由……”这番联想，我是站在广州城头、白鹅潭畔生发出来的。只是，我何以从珠江，联想到了人？莫非，只因眼前风涛滚滚的白鹅潭？！

白鹅潭的得名，当是500年前，著名的黄萧养起义在此血战而来的。当年，义军数百、上千号战船，把个广州城围了个密密匝匝、水泄不通，吓得州府大人差点“尽忠”了。过去，人们习惯性地把这支义军称为农民起义部队，可一细究，却不是那么回事，毕竟，为首的黄萧养并非农民，是商轮上的雇工及小头目，而几百、上千条战船上的义军，也大都不是农民。他们是为生存而战，昏庸的帝国一声“禁海”，便断了几千年往返于大洋间商轮上的“讨海者”的活路，因此海商也就被迫起来反抗，于是海商也就成了海盗。“开则为商，禁则为盗”，海上的商业往来，开海则可正名，是堂堂正正的商人；一旦禁海，这便成了“走私”或别的什么罪行，于是商业也就成为盗了。这道理很简单，但那些冬瓜脑袋的朝廷命臣们却怎么也弄不清楚。

白鹅潭血战，黄萧养壮烈战死，却有一只白天鹅自天而降，把这位壮士驮上，直冲云霄，消失在渺渺云烟之中。也许，黄萧养身上，集中体现了这方水土养育出来的人的品格？！所以，我才有开篇那番几近不着边际

的联想？

却似乎不尽然。

因为，我想得更多的，是另5个群体。而我，则是作为这样一个群体当中一员的后裔。只不过，年过半百，我方得知自己这样的身世。

历史被尘封，尚有情可原，战乱、灾荒，牒牒荡然无存。可一个人的身世，既然由上辈人一代一代的血脉延续下来，又怎可以被失落、被隐瞒呢？

只是我父亲一直到辞世，都守口如瓶，只字不提这一身世。他带去冥间的，还远不只身世一事，连我的家世，也就是他这一代人的事，也被他瞒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也只有我回到广州，回到老家顺德，见到宗祠所存、祖居所存的乾隆、嘉庆年间青花瓷——它们倒是真正尘封在祖居阁楼上的一个角落里，恐怕几十年没人打理过——方愕然地问起其之来历……

谁也不曾立马回答我。直到有一回上姑妈家，她才轻轻地、淡然地说了一句：“那是我们祖上在十三行经销的景德镇的青瓷。”

十三行?! 十三行的中国行商?!

恐怕，这是中国近古历史上最尴尬的历史群落，以至于父辈们可以隐瞒整整一生一世，而不愿子孙们知晓……或许，这样一个历史群落，作为一个整体，也曾留下类似“达·芬奇密码”这样的训诫，不到时机，切不可让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后人得知。

站立在白鹅潭畔，看白帆片片、波光粼粼、群鸥翩翩，这太祥和、太宁静的水面，仿佛是对今人的一种贿赂，教你不愿去追问昔日的滔天巨浪、血影刀光——无论是屈辱还是荣耀，是振奋还是哀恸……当年，潭面，当不知大过现在多少倍，往来的船只，也不知比现在多多少，一任它们来自遥远的太平洋彼岸，或者是绕道风急浪险的好望角，白鹅潭统统都能接纳，只要看过当年画家留下的一系列组画便一目了然。

只是有谁还知道，明、清两大帝国的“天子南库”，便是指这么一个地方。帝国的外贸，也只有在这这么一个地方存在，一旦断绝，紫禁城里的

歌舞升平也就不复有了。这两个置中国于落后挨打局面的皇朝，便是靠这样的“气孔”——如同围棋上的气眼一样——苟延残喘的。殊不知，这样的气孔，也同样加速了它们的败灭，颠覆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帝制。本来，一个业已腐朽的制度，每每会拼命地蜷缩成一团，害怕八面来风令它风化，于是，闭关锁国也就成了既定的国策，明也罢，清也罢，禁海日复一日，拒绝海风的滋润，也拒绝阳光的照临，一整个的病态：压抑、惊悸、苍白、萎靡……然而，却又怎么留下这么个白鹅潭，这白鹅潭畔的十三行？

我想叩问父亲——可他已在冥冥之中永远地放弃了话语权。

我只有叩问白鹅潭，叩问当年十三行曾兴盛一时的旧址：那错落的街区、参差的洋楼……只是，一切皆已面目全非：鸦片战争中一场暧昧的大火，已教昔日的繁荣化作了灰烬。

那么，我还能问什么呢？

作为南方开放的最早的标志之一——由霍英东（就在动笔写这部作品时，传来了他病逝的消息）投资建造的白鹅潭宾馆，高耸入云，仿佛在抚摸着漠漠长天。他何以属意这里？想必也是自小就熟知黄萧养的故事，这白鹅潭的来历。共和国草创之初，他暗度陈仓，为百废待兴的祖国大陆悄悄地运进了一批又一批的“违禁品”，可是在途中想起过曾指挥过数百上千艘战船的那位义军领袖……不过，有一条，却是共同的，他们都是要冲破“禁海”的封锁，为国家、为民族争一口“活气”，黄萧养失败了，霍英东却成功了，虽然也历尽艰辛，身心一般伤痕累累……他们已毋需正名了，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当之无愧。

可是，当日十三行的中国行商们呢？

毫无疑义，这是中国历史夹缝中最为尴尬的一个历史群落。淹到他们身上的污水，恐怕不会比白鹅潭少，从而淹没了一代又一代，以至后人们都无脸重新提起。如果不是今天，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包括我本人，也会羞于在人前提起，自己竟是十三行的……后裔。历史如同铁板，一块接一块地重压在十三行上面，以至上百年间都无法吐一口气，什么“奸商”、

“国贼”，甚至于“鸦片贩子”的恶名都予以了坐实，且不说“汉奸”、“假洋鬼子”之类的“高帽”。连自以为公正、客观一点的有识之士，也只能摇摇头，叹上一口气，说上一句“历史的怪胎”，也便算盖棺定论了。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不会有人追溯，他们来自遥远的岁月。在海上丝绸之路于汉武帝元鼎年间（前111）开通之际，他们的先辈，已在万里海路上扬帆争流，与南海的飓风搏击，与马六甲海峡上的海盗刀枪相见，甚至绕过了好望角的连天巨浪……唐代的通海夷道，每每可见他们骁健的身影；而宋元的巨舶，更显他们风姿绰约，一两千年，他们就这么在大海中踏出一条黄金堆砌的大道，为国家、为民族，也为自己，冒万险而一掷，置生死于度外。于是，云锦般的丝绸、玉石样的陶瓷、清香袭人的茶叶，就这么一船船西去，换来了黄金、白银、璧琉璃、香料……东方大国外贸之命脉，就系在了他们的身上。

诚然，盛唐与富裕的宋朝，都不曾把他们打入“另类”，他们是堂堂正正的海商，统领风骚的外贸统领，为国家创造了难以计数的外汇，对民族的强大起到过无可替代的作用。可曾几何时，他们却成了历史夹缝中的“怪胎”，甚至被侮蔑为“汉奸”、“国贼”？！还是那个一开一禁：开海与禁海么？开则为商，为功臣，禁则为盗，为罪人。

明清二朝，禁海无疑是“主旋律”，一个国家由海洋大国萎缩成为内陆的农业弱国，自然视开海为大逆不道，而传统农业社会的“无商不奸”的定见，也就愈加恐怖了。

但似乎不仅仅如此。

毕竟，十三行又是合法的存在，皇上还“恩准”这“一口通商”，放洋人到白鹅潭畔开设商行，并特准一批中国商人与他们打交道——这“禁”中的“开”，又意味着什么呢？

就这样，一批十三行的中国商人，从历史中渐显了出来，虽说没了往昔的威风、潇洒，更没了曾有的豪情壮志。他们小心翼翼，生怕每一步都是一个陷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一部畸变的中国史的边缘提心吊胆

地探出了头……而最终，还是给大火烧尽，给枪炮粉碎，又沉入了几乎永无出头之日的历史大洪水中。他们注定要在这样一个东方古国大舞台上担任悲剧的角色，决不会享有在“以商立国”的西方列国中的地位与荣耀，在这边，他们是倒三角下承受最沉压迫的那一点，而在那边，他们却是金字塔顶尖上最为辉煌的一角！

远处，戏剧的音乐在白鹅潭水面上飘来，这都是西洋音乐，不是当年十三行商人庭院中的丝竹之音，高亢、激越与柔曼、清纯不会交互在一起。我知道，省里的歌剧院正在上演大型话剧《十三行商人》，试图以正面的宣传洗刷历史的诟病，只是短短的一两个小时，道得尽当日的辛酸苦辣、悲欢离合、七灾八难么？简单的图解，足以抗御住几百年的成见么？且莫再把历史演绎为神话，否则，我们仍将万劫不复。自我的拯救，不能依靠用美丽词语编织的安慰，那只能是自欺欺人。

这是一个太尴尬、太复杂的群体，要抽丝剥茧解决他们身上及名誉上的束缚，再高明的手术专家也无济于事。

这是一段太迷茫、太曲折的历史，要梳理出经纬，找出个来龙去脉，恐非哲学家所能胜任！

我走来了，走近这样一个群体，走进这样的一部历史——只因我是这样一个群体的后裔，是这样一位“历史之子”，我知道我背负着太沉重的过去，也知道我曾有的九死一生与这一度失去的过去息息相关。

落日，将白鹅潭耀映得一片腥红——这是一个《腥红现场》（一位在德国的作家曾用此名写过我的传记），而我自身，也同样是这么一个腥红现场——对的，我就置身于历史的现场之中，在挣扎，在呼号……白鹅潭的水面不再平静，而白色的宾馆之倒影，在水波中摇曳，恍惚间，真要化作一只天鹅，冲天而去！

不，不是水动，也不是楼动，而是……心动，是我的神思在摇曳。

我不自觉地走进了这摇曳的水面。

我在沉没。

冥冥之中，我却分明听到有人在叩问：在中国外贸史上创造了如此辉

煌业绩的这样一个商贾群体，为何他们的后人，竟没见一位重操先辈的旧业？我一惊，脚一踹，飞升上了水面。我仓皇四顾，却不见周遭有任何人的踪影。

是谁在提问？难道，是自己的内心？

的确，你自身，不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么？你父亲不曾从商，他一生都忙忙碌碌地建造海港、码头，还有公路、桥梁，他的遗嘱，就写在了大海与大地上。而你自己呢？一本本的书，还有数不胜数的学生，都渗透了你的心血，你以此为最大的安慰。

为什么，就没想到涉足商界？

再看看你所熟知的十三行的后裔们，无论是当年钟鸣鼎食的潘家的后人——其中一位就与你在同一所大学执教，还有梁家，也都是教授、工程师、公务员……是怎样的一个符咒，加在你及这些后人的身上？果然真有一个“十三行的遗嘱”么？而这样一个有形或无形的遗嘱，竟会在一百多年之间，如此灵验，如此见效？

.....

我被自己的提问骇住了。

我该怎么回答自己？

那就走进这部书吧——也许，真要写尽写透这一切，远不是十部百部可以办得到的，但我只是为回答自己内心的追问。没有神话，没有传奇，只有生命的旗帜在空中高高地飘扬。

噢，我知道，历史就是这鲜活的生命。

刚给我很敬重的老作家朱崇山的长篇《鹏回首》写了一篇评论《文学，历史的未尽之言》。《鹏回首》写的是深圳特区创立之际，几位为“杀出一条血路”而倒下的先行者们。这里说的“倒下”，并非那些积劳成疾、呕心沥血而倒下的老黄牛，而是踏响了雷区，被来自背后的暗箭射倒的先锋战士。改革者从来是悲剧的主角，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一部所谓的“正史”，是不会为他们说上几句公道话的，那么，唯有文学，方可说出这历

史的“未尽之言”。我是这么写的：

回首便意味着历史，追根溯源抑或重建历史。可“回首”能辨认清晰历史么？如果不能的话，透过重重的迷雾，回首到的又是什么呢？尚不如用自己的良知，洞察秋毫的睿智，去重塑历史好了。其实，无数的历史学家，都试图去逼近历史的真实，这是他们出于职业本能所想要做到的，但他们每每想做的，或者理应完成的这一使命，几乎没有一位曾做到，这正是历史学家的悲剧，他们注定逃不掉的宿命。不说古罗马的历史学家，也不说西方近现代的吉本等大师，只说我们自己，无论是郭沫若、范文澜，还是今天的这位或那位，原谅我不说出他们的名字。历史这个词，于我们这个民族未免太沉重又太迷惘了。

作为一位作家，也许多少也可以算得上一位历史学者，要我在文学与史学之间作出抉择，我恐怕还得首选文学，尽管我的此在身份是教授，是学者。因为后者不仅对我个人来说是力不从心，对众多的史学家来说也是如此。所以，选择也就是无可避免的。一部有力度、有深度的文学作品，其在文学上的发挥，包括天才的想象力，每每可以达到历史学家达不到的目的，换句话说，它更能揭示出历史的本意，更逼近历史的真实。一部《红楼梦》，难道不比汗牛充栋的清史，更让后人认识封建末世的真相么？对于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而言，他天才的艺术洞察力，便足以凭借手中的笔，虚构出真实的历史。虚构与真实，就如此完美地得到了结合，超出了一位史学家的视野及职责。

写完这篇评论，我便着手这部关于明清帝国大商行——十三行的构思，其时，亦不觉悚然了：我这写的，不仍是“历史的未尽之言”么？尽管如今十三的研究著作已不鲜见，关于历史上这一尴尬的群体，亦不乏同情、哀婉之词，但“历史佬”（他们的自诩）行文已成一定之规，一点点的思想火花转眼即逝，亦留下不少“未尽之言”。所以，还得由我来做，不管怎的，排

除了文学的身份，作为这一群体的后裔，总还有一定的话语权吧。

这也是我最后下了决心，啃这枚历史苦果的唯一原因。毕竟，我的祖辈，处于十三行那种境地中，是那么孤立无援，虽然有人说他们“富可敌国”，说他们是18世纪乃至19世纪上半叶世界上最富有的群体，可他们却在片刻间倾家荡产，要么便被流放、下大狱，要么就只有选择自尽、投缳或吞鸦片，并留下无尽的骂名——在历史上，也同样一般孤立无援。当他们从史册中伸出一只那么孱弱、无助之手，想握住什么之际，你忍心拒绝么？

我想起了互联网上的一幅照片。

那是一个才被怀上4个来月的胎儿，被诊断患有先天性的脊髓病，由于父母的坚持，他没被流产掉，医生决定打开腹腔与子宫，给他做手术治疗。就在打开子宫之际，奇迹出现了，一只手，铅笔般的小手伸了出来，毅然决然地抓住了主刀医生的手，令所在在场医务人员为之惊诧！

那是生命的求援。几个月后，这孩子顺利出生了。

4个月的胎儿，我们无法知道是否已经有了意识，可求援、求助，却是生命的本能，这是谁都无法拒绝的。

而十三行的故人们，他们更是已有过思想有过生命的，当他们从厚厚的历史故纸堆的重压下，艰难地伸出一只手来，你能拒绝么？

历史也是有生命的，历史总是在申述什么，因为毕竟有着太多的未尽之言！

30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位知青，在炎帝陵近即流亡之际，由于前途茫茫、风刀霜剑四面相逼，曾写下一首上千行的长诗，诗的末尾是这么写的：“我从坟墓里 伸出一只手 不是道别 而是招徕……”极端颓废、悲伤之下的绝望之语。后来，我还把它引用在一部长篇的后记之中。

而现在不是我自己的手，反过来，是我抓住了历史之手，要把这一部历史从坟墓中断然决然地拔出来……当然，我得下很大的力气。而我，最终仍选择文学这一形式，正在于其有可能道出的“未尽之言”，一如我在那篇评论中所说的：



田

来自十三行后裔的历史报告
AIGUO SHANGDAO

就这样，文学也就重于历史，同样，也真于历史。因为它飞扬起的人类的历史精神，更真切，更无可颠扑。而其中有血有肉的人物，更远比被格式化的历史书中的人物要清晰得多、具体得多；这其间的历史事件，也同样较史书上的陈述要真切得多，可信得多。这究竟是不是历史学家的无奈与悲哀呢？



目 录

CONTENTS

序 曲	1
-----------	---

上篇

1. 两千年骀荡的海风	3
2. 蕃坊的兴衰	14
3. “笼海商得法”的南汉国	25
4. 宋代的市舶亭	31
5. 大明王朝：“怀远驿”	40
6. 热兵器与十三行	51

中篇

1. 佛郎机催生十三行	81
2. 贡狮“晋京”	96
3. 十三行起死回生	113
4. 顺德人出现在十三行	130
5. 广州口岸的盛衰	136
6. 大航海时代的行商们	149
7. 为开海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的曲折	164



H

来自十三行后裔的历史报告
AIGUO SHANGDAO

8. “外事无小事”	177
9. 乾隆登基，取消“番银加一征收”	192
10. “天子南库”的美名	203
11. “乾隆朝外洋通商案”	214
12. 十三行 VS 十三行	229
13. 茶叶、丝绸与瓷器	250
14. 宁为一只狗，不当洋商首	261
15. 马尔戛尼来了	288
16. 儒商	307
17. “乡贤”梦，纵死也难圆	318
18. 壬午大火	329
19. 大火，十三行最悲壮的结局	343
20. “南方得不到，就上北方要”	366
21. 美国太平洋铁路的中国资金与劳工	374
22. 历史，惊人的相似	384

下篇

1. 一个民族的集体失忆	399
2. 有“十三行遗嘱”么	408
3. 悲怆、苍凉的历史回声	421
4. 天何言哉	431
5. 也算是一位后人的呼吁吧	448

参考文献	455
------------	-----

后记	459
----------	-----



——来自十三行商馆的历史报告

上 篇

盛不可不忧，
隆不可不惧。

——汉·扬雄《交州箴》

